持心梵天所問經卷第三　賴

西晉月氏三藏竺法護譯

論寂品第八

尒時持心梵天謂普行菩薩曰族姓子仁者以何行為行荅曰其所行者一切有為悉無所有而隨衆生所著行者又問一切衆生所有為著行者何謂為衆生行荅曰從諸如来之所行也又問計諸如来為何所行而以為行荅曰一切永空而以為行又問一切愚癡凡夫諸所行者又諸如来之所行者亦如是乎設如斯者何謂如来之境界耶荅曰仁欲使空有別異乎報曰不也荅曰云何世尊不去諸法空乎報曰如是荅曰以是之故一切諸法无有差別又此所行而無有相梵天當知如来不處諸法為若干也

於是持心梵天問普首曰所謂行者所行為何荅曰行四梵行乃名為行又問梵天其四梵行而為行者不為遊空所在造行常修四梵具足諸行乃為遊空假使梵天行在閑居若處

曠野而常具足於四梵行此乃名曰
行遊于空設令復處講堂棚閣紫金
床座敷具重疊而不遵修於四梵行
此則不曰遊于空也用不曉了行之
所致又問以何等行為慧見行荅曰
假使行者空不見身也又問其不見
我為覩慧乎荅曰如是梵天其不見
我則覩慧矣猶如梵天有聰明王若
聖達帝其臣吏者則有智慧而為帝王
之所敬重如是如是其不見我乃覩淨
慧又問誰不見我荅曰无吾我法斯
等之疇則為具足所有身也如是一
類名曰見我又問如今所說吾觀其
誼不見我者則為見佛所以者何吾
我自然佛亦自然溥首如来所見何
等荅曰離吾我見所以者何其不見
我則為見法其見法者即為見佛又
問溥首无我因緣若成就者則致平
等荅曰梵天假使成就諸有形事寧
可謂之致平等乎又問云何溥首為
何所獲得致平等而成就耶荅曰無
所蠲除亦不造證其奉此者獲致平
等又問其慧眼何所覩乎荅曰梵天

其慧眼者不有所見其慧眼者不見
有為及與無為所以者何想念有為
其无想念則為慧眼光曜達者則已
起度所有眼跡以是之故為無所見
又問溥首因緣吾我成就平等比丘
由是不獲果耶荅曰梵天寧可使令
無平等者得果證乎不為等療正使
遵修不得果證離於想念乃覩獲矣
設處憍慢非平等療若有憍慢若不
憍慢不得約時又問溥首以何等法
而為約時而云約時荅曰其法不生
亦不令生亦無當生是則諸法之約
時也吾說約時則謂此矣又問溥首
如是生者為何約時荅曰如是約時
其不生者是謂為生超度一切諸行
所見斯則名曰為平等也又問其平
等者為何謂耶荅曰平等吾我及與
滅度而不為二是則名曰為平等也
其平等者無所猗據是謂平等所演
平均是謂平等无利與不利誼與不誼
是謂平等蠲除一切所可思念是謂
平等於時世尊讚溥首曰善哉善哉
使說斯言審如所云說是語時七千

比丘漏盡意解二万二千天子遠塵
離垢得法眼淨一万比丘離於愛欲
三百天人發無上正真道意五百菩
薩得不起法忍
於是持心梵天白世尊曰溥首童真
為作佛事溥首尋時荅梵天曰佛无
興出何所為法若不作法有所處乎
又問溥首世尊不為化無量人至滅
度耶仁者不為不可稱計衆生之類
造利誼乎荅曰梵天无有人類又欲
令有乎報曰不也荅曰梵天卿又欲
令人物之品成就人乎報曰不也荅
曰梵天卿復欲令如来无号若無所
者令興發乎報曰不也荅曰何所人
類如来所濟令得滅度報曰溥首其
法不生向者所說如茲計之无有生
死亦無滅度亦无所獲荅曰如是梵
天如来至真不得生死亦不滅度又
復梵天世尊所化解脫聲聞計於彼
等亦无生死亦無滅度則為滅度所
謂梵天為滅度者方俗言耳假託名
号所謂生死亦習俗言而无終始周
旋者也亦無滅度報曰溥首誰當肯

信此言者乎荅曰其於諸法无所著
者也又問溥首其有所猗為何著乎
荅曰梵天其有所猗為著虛妄假使
梵天彼誠諦者則無其慢於此亦不
有所樂也何況當復猗著空乎是故
見誠諦者則无所著已無所著則无
生死已無生死不離生死已不離生
死斯乃名曰為滅度矣又問溥首其
滅度者為何志求於滅度乎荅曰梵
天其滅度者名轉相因為諸識行其慧
之行諸行澹泊不有所由則無所處
其无所處斯乃名曰為滅度矣无處
行者則曰永滅斯為道約時也無有
生者是乃名曰為四諦也於是普行
菩薩問溥首曰今所說者悉誠諦言
也荅曰族姓子一切所言皆為誠諦
又問溥首其所言者虛妄響像亦誠
諦乎荅曰實為誠諦所以者何其所
言者皆無處所而无所立已得自在
名曰誠諦斯一切言悉為誠諦其諸
天人如來至真亦說言教計斯諸言
亦無若干亦无有異所以者何一切
所說皆如來辭一切如來亦无所行

亦無進退其有言辭若復演教皆亦
如是言教為教以是之故一切所言
平等文字以等文字則能一等於文
字矣已能等一切文字者則得自在
便能平等一切言辭普行平等又問
溥首如來至真豈不分別賢聖言辭
無賢聖辭荅曰仁者欲令諸賢聖衆
為文字教乎復又欲令无有文字賢聖
教乎報曰如是溥首荅曰其賢聖文
字無賢聖文字有想念乎報曰不也
荅曰是故文字无有想念假使棄捨
一切想念斯曰賢聖無有言辭其賢聖
者不以文字有所說也无有人想亦
無法想猶如伎樂及與大鼓節奏之
鼓因緣有聲亦无想念賢聖亦然現
有所說而有言辭亦無所著又問溥
首如來言曰設聚會者當與二事若
講論法若如賢聖而嘿寂然於彼溥
首何謂論法何謂聖寂荅曰設不諍
於佛不反經法不亂聖衆斯乃名曰
為講法矣若思法者其志佛者離於
色欲所謂法者无為無形所謂聖衆
賢聖寂然也復次族姓子其四意止遵

修精勤分別解者斯為論法心無所
念於一切法斯則名曰賢聖寂然族
姓子其有精勤分別解說於四意斷
斯謂論法所論於法於平等者不為
平等亦不造取則名聖寂若有遵修
講四神足斯為論法設復无身無言
无心則名聖寂遵修解說五根五力
則為論法又若無聲不信於法則无
賢聖擇取諸法專精一意而自建立
等成本解脫於諸法而志信之一切
所說而志決了行于智慧是則名曰
賢聖解脫遵賢聖脫於七覺意則謂
論法等察色欲不舉不下得此行者
則名聖寂遵修精勤解八聖道是則
名曰為論法矣已見種姓之所生處
辟如浮筏不著於法不著非法則名
聖寂族姓子知其有解了三十七品
法之所歸斯則名曰為講論法假使
於此以法證身則不離身觀於法者
則不離法其有見者而无本見若不
見二則不觀二如其所見現在智慧
之所見者則不有見其不見者乃名
聖寂又族姓子其分別說不我同像

不他同像不法同像斯則論法設不
得法離於一切文字之教音聲言說
棄除憍慢興發澹泊其心寂然究竟
於行斯則名曰賢聖寂然又族姓子
若他衆生及餘異人各各覩見斯諸
人根為分别說假使定意若心乱者
斯諸賢聖為寂然也有所建立而無
憒乱

於是普行菩薩問溥首曰如今仁者
有所論說吾觀誼歸一切聲聞及與
緣覺無有法說无賢聖寂所以者何
不能曉了衆生根本不究平等又復
溥首誰當說彼有平等意誰為順法
住賢聖寂耶當謂如来為平等也諸
佛世尊乃能曉了衆生根本而常專
定於時世尊告溥首曰實如普行族
姓子之所說也諸佛世尊乃能了耳
於是賢者須菩提白世尊曰我親面
從世尊啓受告諸比丘若聚會坐當
興二事一講論經典二遵賢聖寂設
聲聞衆不奉行者何因如来為諸聲
聞說斯法言當分别說講論經典若
不尒者賢聖寂然世尊告曰於須菩

提意云何諸聲聞衆以無所問能有
講論賢聖寂然而為行乎答曰不也
天中之天故須菩提當造斯觀一切
聲聞及與緣覺无有法說賢聖寂然
於是溥首謂賢者須菩提耆舊豈知
如来所見衆生根本於此所造八万
四千行分別說者寧諷誦乎耆年於
彼以何智慧而觀解脫答曰不及報
曰卿便定意有三昧名觀衆生心住
此定者便能觀察見衆生心己心他
心而不罣閡答曰不及溥首又曰唯
須菩提如来有言八万四千行因其
所行而分別說了於醫藥三昧正受
而不動搖普知一切衆生之心是故
須菩提當造斯觀此非聲聞緣覺地
之所能及唯須菩提有婬行人緣以空
事而得解脫如来悉知若不因空或
復有人而懷怒行覩見瑕疵因其瞋
恚而得解脫不以慈心如来悉知或
復有人而懷癡行因以講說而得解
脫不以說法如来悉知或復有人懷
等分行不緣空行亦不以觀而得解
脫不以慈心亦不瞋恨而得度世不

以勸讃不以說法而得解脫又復如

来因隨說法應其行根緣厥形類而
得解脫如来悉知是故須菩提當造
斯觀如来禪定講說尊法名賢聖寂
於時須菩提謂溥首曰緣覺以是不
任講法無賢聖寂唯有菩薩具足斯
法乃能講說及賢聖寂荅曰如来明
其所知靡不通達世尊告須菩提有
此三昧正受定行普具衆德等倫諸
三昧名入一切音聲其乱心菩薩以
行於是溥首菩薩問普行菩薩曰族
姓子說八万四千行八万四千諸品藏者
是則名曰講說經法曉一切想至滅
寂定此乃名曰賢聖寂然又族姓子
佛以一劫復過一劫分別決此所說
法義斯乃名曰賢聖寂然彼時世尊
告普行曰族姓子乃去往昔過無數
劫不可計會無有限量不可思議尒
時有佛名曰普光如来至真與出于
世劫曰名聞世界名愛見普光如来
愛見世界豊熟安隱米穀平賤無患
快樂天人繁熾其佛世界以一切寶
合成為地以衆香樹而熏香柔軟細

好辟如妙衣等以衆寶蓮花莊嚴愛
見世界有四百億四域天下一一四
域三百三十六万里二二城郭縱廣
四十万里皆以琗寶自然莊嚴二二
大城有二十郡而為部黨及諸縣
邑二二大城所有國主典領無量百
千居民又彼人民敢目所覩但見好
憙可意所敬一切衆民志得念佛三
昧之定以故彼佛世界名愛見設諸
菩薩詣異佛國土則不以樂於他世
界若普光如来說三乘教為諸聲聞
講說經法廣復加意而解釋誼則與
二行宣暢說法聖澹泊行東方世界
有二菩薩止在醫王如来佛土一名
欲盡二名持意詣普光如来所稽首
于地右繞三匝叉手而住彼佛世界
名清淨普說三昧以一事故界名清
淨假使菩薩逮得斯定則捨一切衆
想塵勞便得佛法光明以故世界名
曰清淨過去諸法皆悉清淨當来諸
法亦悉清淨現在諸法亦皆清淨此
名二清淨所以名清淨者謂真清淨真
清淨者亦无所生亦無清淨其清淨

者本源清淨故名本清淨其本清淨
則一切法何所法者而本清淨空則本
淨便皆遠離一切諸法恚為虛妄无
想本淨又一切法則以蠲除諸所思
想邪念之事恚為消滅其无願者則
為本淨一切諸法為不應行為無所
願堪任究竟以離自然能為本淨斯
則名曰本淨明顯本淨光耀如生死
淨泥洹本淨亦復如是如泥洹淨一
切諸法本淨亦然斯則名曰為本淨
也心之顯明猶族姓子虛空无處無
所志願設姓能一療治塵勞心之本
淨無有處所无所志求則能蠲去塵
勞之欲斯族姓子心本清淨心為顯
明猶如虛空雲霧烟塵不害虛空亦
無所壞亦无所照虛空本淨無能汙
者亦无塵勞是究竟說永無所汙故
曰虛空假使思惟順如應者凡夫愚
戇言發塵勞心之本淨无能汙處以
無能汙是故名曰本末清淨設不染
汙故曰本淨是故解脫為解脫也斯族
姓子清淨世界而普等入彼時世尊為
諸菩薩而分別說聞斯三昧心則趣法

光明之耀於時盡意菩薩白普光如
来我身曾聞天中之天又斯普入當何
方便而修行乎普光佛告盡意菩薩
諸賢至此為族姓子當行二行何謂
為二分別說法賢聖寂然澹泊之行
又族姓子彼之菩薩因從世尊聞稽
首佛足右繞三匝即時而退尋便至
於別異遊觀於化棚閣因而遵行時
有梵天名曰善光與七万二千諸天
梵俱往詣菩薩稽首足下適見此已
即問菩薩時族姓子輙有所說普光
如来而聚會耶諸比丘坐亦說經言
當行二事分別說法賢聖寂然而无
所念彼族姓子何謂說法賢聖寂然
彼時菩薩謂善光梵天梵天且聽粗
荅所問如来目觀分別說耳度於無
極是族姓子乎彼菩薩衆以此二句
而為衆會廣說其義時七万二千梵
天歳發無上正真道意得不起法忍
善光菩薩得普明三昧是族姓子諸
菩薩不可制止無閡辯才興發難問
譴講說法賢聖寂然而開演說於七
万六千歳宣布二句而發遣之不得

一句之邊崖況復二句於時如来住
在虛空而發斯言止族姓子勿得言
說興於諍訟聞其辟喻諸所言說如
呼聲響所因得脫便而順從因響便
入其辯才者有所分別無盡之行不
可究竟吾發意頃於一劫中若復過
劫若是問誼歎彼賢辯不可究竟不
得邊崖卿賢者等不能窮盡辯才之
慧又而復次寂靜佛言寂然澹泊無
有文字誼宜之事又不以利養如供
養利是為誼宜又所救濟心念識之
從如来聞有所解說則時嘿然故族
姓子菩薩一念之頃能歎訟說百千
劫數所演辯才行此然後當造斯念
而有菩薩名曰巍巍救護盡意在於
所入之地省察往昔豈異人乎勿造
人間而說此語普行梵天及二菩薩
斯觀所以者何尒時盡意菩薩者今
溥首是持意菩薩今普行是善光梵
天今持心梵天是也

力行品第九

於是普行菩薩白佛大聖曰至未曾
有天中之天諸如来世尊道德高妙

乃能如是獲大利義因從精進而常
勤力其懈怠者雖百千佛奈之何耶
唯然世尊其為道者當專精勤溥首
童真問普行曰仁族姓子豈能別知何
所遵修名於菩薩為精勤乎荅曰假
使菩薩遵修行者而有時節無所思
念不捨精勤又問何謂精勤而有時
節亦無所念荅曰假使行者不想諸
法則而時節為无所念又問何謂如
時而無所念荅曰設於諸法悉能奉
行觀見平等則為時節亦无所念又
問豈可能令見等行乎荅曰不也設
見平等者則便墮於六十二見不為
平等持心梵天問溥首曰其平等者
不見諸法乃名平等溥首荅曰何故
梵天而不見乎報曰除於二事故不
者見無所見者乃為等見又問豈在
梵宮為等見乎報曰何等為見荅曰
其所見者如色無本不造老別如有
所見也痛痒行識而无有本等不老別
設使溥首觀於五陰而無本者則為
示現於世間矣為平等見也又問在
於梵宮行何所行荅曰盡於諸相則

為是行是為溥首世俗所行又問設
使諸相滅世心相者云何盡於心相
行乎答曰溥首世間之相不為盡也
又問何謂分別為諸相行為世間行
答曰其都盡者則無所盡其有盡者而
不可盡又問梵天如来至真豈不有
云其盡法者謂有為事答曰其盡法者
未曾復盡如来說曰其盡法者謂有
為事又問梵天何謂名曰為有為事
答曰其盡法者名曰有為又問梵天
有為之事為何所立答曰住於无為
自然之處則為有為又問有為無為
斯諸法者有何差別答曰有為无為
諸法之者以方俗事言有差別方俗
說斯是為有為此為無為其有為法
及无為法則無殊別法无有異又問
梵天所言法者為何謂耶答曰所云
法者無有差別是謂為法又問何謂
為言答曰有所囑累有所講說是謂
言說所以者何一切言說平等相像
如来分別為平等也有所說者不為
差別是故名曰為言說也又復溥首
一切所言為無所言斯則名曰无所

逮得為佛所言平等覺者不有所獲
無所言行又問何謂平等覺佛所念
行荅曰不行於色不行諸相不行於
法又問難獲之相而有說法為念行
乎荅曰不也其有相者法則無本无
有真實而不差別此為如来之所念
行其所行者為無所行亦无有本亦
無所說亦无所失又問梵天云何如
来成平等覺荅曰溥首如来曉了一
切諸法悉為本淨自然无本逮平等
覺以故因号平等正覺

志大乘品第十

於是普行菩薩白世尊曰何謂大聖
名於菩薩志于大乘當何以觀世尊
以頌荅普行曰

若志求佛道　未曾慕於色　如色道亦然
斯為意慕道　色與道无異　行者亦如玆
所願無所壞　則道第一慧　无壞義道義
道者無利義　其修第一義　乃為志求道
於陰求佛道　衆種及諸入　曉是為等覺
與道無差別　如使不受法　无上下中間
亦無所棄捐　乃為志求道　若法若非法
不想此二事　以不獲兩緣　乃為志求道

有為則二事　無為則无二　棄捐分別事
乃為脩道行　而超度凡夫　住立於寂然
不得賢聖果　世衆褚無著　觀於世間法
處俗如蓮花　遵修尊妙行　乃為志求道
於世所在遊　于彼而造行　俗人所縛著
明哲則解脫　不畏於生死　菩薩志性強
无怯而堅固　脩行於佛道　設使曉了者
分別於法性　於法與非法　一切无所想
不釋離諸法　専脩于佛道　未曾有墮落
微道无有想　諸法無有相　辟之如虛空
無相不无相　明者不念斯　於行勇方便
善權度無極　則令他衆生　具足所志樂
常揔持正法　住立於平等　是則為正法
在典无衆念　諸佛雖興出　則為無所起
常住於正法　斯能奉經典　一切法現在
如法及非法　所說亦如斯　則住於无本
遵修微妙道　而不了魔事　於諸法亦然
則不受道教　志願於佛道　而以建行慢
則無有慧教　所說无所獲　諸佛慧無量
於法不著法　于彼无所猗　斯道度彼岸
布施志於道　心樂于施捨　降伏一切有
不著於佛道　法不可得勝　亦不可奉受
諸法亦如是　不得心形像　致究竟解脫

曉了一切法 彼修慇哀句 則為無諸見
彼等計吾我 則無有二事 不處於貢高
不慕諸所有 一切行布施 勸助於佛道
布施及道德 不處計有二 禁戒无所行
常立於正道 亦無有想念 言吾立禁戒
無為无所生 聖達了禁戒 以故戒清淨
解結如虛空 身如鏡中像 言如呼聲響
了心若如幻 不以戒念慢 斯則導師教
彼樂於寂然 滅除一切惡 澹泊度无極
所謂禁戒者 則無有二事 悉分別法性
此戒則无漏 忍辱度無極 堪任一切患
衆生亦復然 平等立衆想 不猗於虛空
諸法無所住 彼无有罵詈 則亦無所有
設節節解身 心不懷怒恨 其心无所住
亦不處內外 自觀立四衆 如能忍悲衛
終不為惡行 忍辱猶若地 現在還致此
乃名曰忍辱 斯一切衆生 不能令瞋恚
勸助樂大乘 勢強無所畏 其心意所行
未曾有所著 因從始原際 生死不可知
則以一人故 擐被大力鎧 其法未曾生
豈能有壞乎 顛倒之處力 不了於本際
諸種立天眼 法性无思議 曉了如是者
不起无所盡 衆生不了斷 諸法與非法

常精勤此義 顛倒於放逸 諸佛不得入
究竟无所有 無行常被鎧 觀精進差特
選擇一切法 如幻若野馬 彼獲无堅惡
猶如觀虛空 恩想於虛偽 猗著無所益
以故說平等 得至于滅度 以此精進義
遵修无所壞 行所行離行 精進最為上
道行為寂然 遵修于空義 勿信於虛偽
厭意畏生死 勇猛樂閑居 明無常如壙
慧者娛樂禪 神通度无極 如聚閑居然
所住志平等 威儀無想念 在在意常定
本淨等于法 寂然无諸漏 信樂於解脫
於度常等定 斯均等懷來 恒立於平等
不諍亂平等 是故曰平均 不為心見惑
道心一切普 開化於衆生 是故曰平等
常念於諸佛 如來則法身 於色無所著
是故曰平等 意念行經典 若法與非法
其心靡所念 是故曰平等 心念於聖衆
謂衆則无為 離於數无數 明達於禪定
普見諸佛土 十方諸衆生 於眼無有色
不想行有二 或聞一切佛 所可說經法
不以耳音聲 退轉為二想 一切衆生心
一心悉知之 無人亦无意 則無有衆想
識念億劫姟 猶江河沙劫 亦无有前後

所知為若兹 遊達億千國 現神足無限
於時明哲者 身口心不乱 能分別經典
辯才而獨步 講說億千劫 法性無所失
智慧度无極 方便了五陰 遵修无所戲
為人說經法 曉了因緣便 棄捐所分別
其以塵勞故 則了諸清淨 因緣得解脫
則無有諸見 如是曉衆事 諸法无形像
自覩見佛身 觀空悉能忍 覩終始滅度
一切無所有 了智慧本淨 於世因所念
以離窈冥衆 乃為修道行 斯乘為大乘
佛慧无思議 撫照於衆生 勸此无上乘
計一切諸道 斯乘為最尊 如是於彼乘
僉了一切學 假使一切人 靡能限此乘
吾等大乘者 聽省濟群生 其建志大乘
猶譬如虛空 未曾有貪婬 於衆生无著
虛空無邊限 无色不可見 大乘亦如兹
無限无有漏 假使一切人 志學於此乘
受使亦如斯 是乘為殊特 設於百千劫
所遵行乘者 歎德不能盡 大乘之功祚
則棄捐无礙 歡達得自在 假使此尊經
有人執斯頌 終不墮惡趣 然後得自由
在天上人間 敬斯經亦然 吾當授其決
悉使得佛道 若聞此經者 最後不恐懼

斯等有正法　則立於雅典　便為轉法輪
住此經如是　一切思惟之　退轉于生死
則近等正覺　持是經如是　其執持斯經
則巨勇猛力　降伏衆魔兵　大進無極慧
猶如錠光佛　授決得法忍　其敬此經者
吾亦當授決　諸佛无由生　救世護乳導
若講斯經者　則為造佛事
佛說此頌時分別音聲行之所趣十
千天子則發無上正真道意二千菩
薩得不起法忍千比丘漏盡意解三
万二千人遠塵離垢得諸法眼生

行道品第十一

尒時溥首白世尊曰今日吾省大聖所
說分別厥義其有志願求佛道者則
為希慕於邪見矣所以者何唯然世
尊因獲邪見遠佛道耳欲有所得故
發志願則為方便至于邪見所以者
何天中之天又見其道不住欲界不
住色界不住無色界道无所住以是
之故不當志願辟如男子而取段鐵
燒著火中不欲願火不當手觸所以
者何燒人手故火不自燒取者燒耳
其有志願求佛道者則為求火而自

燒耳唯然世尊道無志求以度二事
而无所趣喻如男子志願虛空吾欲
遊步行於空中其人不能行於虛空
溥首又曰無能成立於虛空者其達
道意如虛空者道無所住則度於二
假使菩薩无有二想建立道意設有
菩薩興為二想志求佛者若念佛道
念于終始設念道者則念邪見假使
念道念滅度者則非菩薩不為行道也
於是持心梵天問溥首曰菩薩何行
應道行乎荅曰梵天若有菩薩行一
物法而於諸軓恚無所行是為菩薩
欽崇道行超諸行性斯謂梵天為菩
薩者遵尚道行又問溥首何謂菩薩
超諸行界奉修道行荅曰離一切著
及諸想行亦復釋置眼耳鼻口身意
如是行者則超行界又問設使超度
為何謂也荅曰平等於乘則為超度
等一切法乃為道耳持心又問道云
何住行者方便荅曰如彼道矣又問
其道云何荅曰梵天又其道者無去
来今是故菩薩淨于三塲住於佛道
設如過去着如當来復如現在意罔

所趣則無行念如是住者則无所住
普住一切若此住者則得達至於諸
通慧又問何名為諸通慧荅曰悉達
一切不以為智是故名曰為諸通慧
又問何謂為慧荅曰所以謂慧无差
別故無異念故又如衆生所有亦如
悉无差特又問何謂衆生荅曰其名
本淨衆生澹泊以是之故其名本淨
衆生如是等無差別假使有念道有
差別衆生不同則不順道設道如此
衆生亦然以是之故無有差別則不
得歸為差別也又吾我等道亦平等
道以平等吾我亦等猶斯之故故无
殊別所以者何衆生無我亦无有身
以故無差如身无異一切諸法亦復
如是持心又問如来所說至誠無虛
所以分別斯諸法矣荅曰如来未曾
分別說法所以者何如来不得於諸
法也況當分別又問如来豈不現法
教乎是則有為是則無為斯為世事
斯度世行荅曰所趣云何孰為於此
分別身行為言教乎報曰不也溥首
又問所謂身者則便起身而滅盡乎

荅曰不也報曰如是梵天所可言曰
法言教者斯則為興虛空言教其无
言教亦復如是有諸法者所可言教
法无所起亦無所滅无所言教為法
言教設使无法亦無言教斯則无言
所以者何如諸法教其無言教亦復
如是是故名曰无所言教如来所住
則無所住無所住者故曰無本

歎品第十二

於是四天王天帝釋梵忍積天来在
衆會則以天花供養散佛致敬以說
而說斯言若族姓子族姓女假使得
聞溥首童真所說經法歡喜信者則
便降魔及外異學所以者何則離一
切諸見之想設令聞說此深妙法不
恐不怖亦不懷懅則為諸佛之所建
立法流布處則為如来遊其土地聞
此法者則當察彼為轉法輪若於郡
國丘聚縣邑州域大邦遊步經行觀
此經典所流布者終不為魔之所得
便亦不迷惑亦無所猗於往古世悉
造行已若人耳聞斯經名者以比丘
句不求滅度不用魔事當受斯經唯

然世尊斯經典者若逮法明吾等悉
信不敢違失如來溥首梵天之教設
若觀見彼法師者吾等當觀如見世
尊當從其人聽受法典隨侍法師此
族姓子常為諸天之所擁護假使有
人得是經典書讀誦持无央數千諸
天子俱共行聽受會中所說

誄德品第十三

尒時世尊讚大衆會及釋梵曰善哉
善哉如尒所云假使三千大千世界
滿中七寶持用布施若一得聞此經
法者斯之功德出彼福上佛言置是
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珎寶正使江河
沙等滿中七寶持用興福不如再聞
是經法者其功德本出於彼上族姓
子族姓女設能得聞此經典者若為
利養者為榮色若為財業若為眷屬
為法之主生於天上若在人間求望
豊饒者為邪術異學之法若求音聲
傳聞多識又志自在為堅固慧慕得
善友若求神通三達之智欲獲一切
善法功德若以覺意安立衆生令無
善患若求无為族姓子族姓女當聞

持梵天經卷第三　第十七張　賴

是經受持諷誦廣為人說吾未曾見
有受是經至心奉行而无獲者令佛
懇懃囑累尒等若有從人得聞是經
從師和上而聽受者佛不覩見一切
世間及俗供養有能奉敬報其恩者
所以者何度世之法不以俗養而可
畢了其度世法俗間之供不可相比
則於世間而無所著世俗之法不可
淨畢非勞冀法非以世俗希僥供法
而可畢了一切報應而有反復斯經
典者无有異事反復之報如所云法
度於馳騁而無所行斯則為行其有
成就則為恭敬於法師矣則為淨畢
一切報恩若入郡國縣邑有所服習
分衛之具多所福度此等之類奉如来
教導修如命則得超度踰於衆冥則
豎幢幡斯等勇猛而能戰鬪多所降
伏則為師子離諸恐怖則為龍象自
抑制心則為神仙所言至誠超越一
切諸邪異學以為良醫療一切痛為
不畏難說深妙法斯等布施捨一切
塵則奉淨戒寂然澹泊度於无極以
離吾我及所有身為大精進至於無為

於无數劫惠獻終始樂於禪定具足
一心為大智慧而能分別一切章句
曉了示現諸慧之誼則為大德无數
百千福不可計相自莊嚴慧不可極
便為覆蓋日月之光為大勢力於十
種力揔持力要斯等儔倫則為大雲
闡法雷音注大法雨則能滅除一切
塵勞先獲第一無為滅度則護生死
慰除恐懼則為錠明照耀衆冥畏忌
魔網則為救濟令得自歸則為一切
衆生之度則處佛樹逮得法眼而以
得觀諸法无本曉了空法建立大哀
住無極慈則得親近一切衆生背卑
劣乘向于大乘燒諸顛倒壞未平等
越度名字而舉德号則立道場降伏
衆魔於諸魔界而得自在則轉法輪
召諸賢者佛設一劫復過一劫咨嗟
歎此正士之事不能究竟得其邊際
功祚巍巍嘉慶如是唯有如來辯才
具足能歌歎此奉持法者

等行品第十四

尒時于彼衆會之中有一天子名現
不退轉白世尊曰何謂奉法遵經典

者世尊告曰天子欲知奉法遵經典
者能崇順諸法是則名曰奉遵於法
若能崇順一切法者此則名曰奉修
於法所以者何其不崇順於諸法者
則不造法亦无不造有所作者為無
所作斯則名曰奉修於法若不遵修
諸善德本亦无不善斯則名曰奉修
於法亦不有漏亦無不漏亦无有罪
亦无不罪亦非世俗亦非度世亦非
有形亦不無形亦非生死亦非滅度
亦无所行亦無不行斯則名曰奉修
於法若能奉行一切諸法斯則名曰
奉修於法無有法想而奉行法斯則
名曰奉修於法其自說言吾遵行法
不為奉行其奉法者而悉蠲除一切
諸法則為奉法其於所行而无所行
奉行於法斯則名曰奉修於法於時
現不退轉天子白世尊曰假使大聖
而於此中不行至誠斯等之類不為
遵奉不應順法所以者何奉至誠者
无有終沒不往生路何所奉行往平
等路乃為行耳唯然大聖奉行平等
者則无邪法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皆

悉平等而無殊特於是持心梵天問
現不退轉天子尒為奉行於此行乎
荅曰梵天吾當奉行假使世尊說三
行者便當奉行於二事矣有所行者
若所行已則无所行又復梵天吾已
奉行離諸二行猶若諸法奉行諸法
亦復如是遵法亦如所修亦如斯則
名曰奉修法矣又問天子未曾得見
興佛土乎荅曰吾未曾見於斯佛土
又問豈為不想斯佛土乎無應不應
於所見者而无所見荅曰梵天今者
吾身亦不有想亦無不想无應不應
吾以曾見亦未曾見又問天子天子
所見為云何乎荅曰吾未曾見諸賢聖
並一切凡夫愚戇之類度諸惡趣亦復
不度如是梵天其平等者則得度矣名
曰正見觀未曾見亦无有名亦無所
趣眼不別識耳鼻口身意意不別識
亦復如是其有所見如无本者其如
眼者吾我亦然其無本者則无所見
斯平等見

持心梵天經卷第三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